

红脸儿

肖复兴◎著

只有当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懂得童年的全部魅力。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FUJIAN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红脸儿

肖复兴◎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脸儿 / 肖复兴著. —福州: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395-5549-2

I. ①红… II. ①肖…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87.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0204 号

红脸儿

作者: 肖复兴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http://www.fjcp.com e-mail:fcph@fjcp.com

社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7 层(邮编: 350001)

经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 福州市福兴投资区后屿路 6 号

开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 138 千字

印张: 15.75 插页: 2

印数: 1—10090

版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5-5549-2

定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联系电话: 0591—87911644

目 录

第一章	打雪仗时候的重逢.....	(1)
第二章	九子给他起了外号“红脸儿”	(9)
第三章	突然说话的狮子和驴子.....	(17)
第四章	眼睛里一粒容不得的沙子.....	(30)
第五章	“憋老头儿”的恶作剧.....	(38)
第六章	墙缝胡同里的逃跑.....	(49)
第七章	大合唱《我是一个黑孩子》	(61)
第八章	蝈蝈的大合唱.....	(72)
第九章	枣树上的枣寂寞地红了.....	(85)
第十章	厕所山墙上的复仇战.....	(97)
第十一章	城墙垛口下的“茬架”	(110)
第十二章	“刀螂腿”玉萍.....	(120)
第十三章	同仁堂的甘草和蜜蜂.....	(126)
第十四章	马戏团和竹鸟.....	(138)
第十五章	到东单体育场看“刀螂腿”跑步	(150)



红脸儿



第十六章	枣树底下埋着神灵·····	(157)
第十七章	牛家大叔离奇的油棉袄·····	(171)
第十八章	世上有比亲妈亲爸更重要的吗? ·····	(182)
第十九章	大华, 你到哪儿去了呀? ·····	(196)
第二十章	我和九子都追不上玉萍·····	(209)
第二十一章	我们的喊声吓了我们自己一跳·····	(220)
第二十二章	被雪包裹着, 我们都成了雪人·····	(230)
第二十三章	尾 声·····	(246)

第一章

打雪仗时候的重逢

我没有想到还能够碰见他，而且，是在我们的大院里。

那天，天下起了鹅毛大雪。已经进了二月，立春日都过了，该下雨才是，居然下起这样一场大雪，老天爷真的是怪脾气。大院里的房上地上一片白，树上都像开满了洁白晶莹的梨花一样，压得树枝弯弯直颤。大人们拿起扫帚出门，一边骂着这鬼天气，一边开始各扫门前一宿积起来的厚厚的雪。我们一帮孩子，像得了喜帖子一样，约好了似的，出笼的小鸟似的，叽叽喳喳地呼喊着的，纷纷从各家屋里跑了出来，一直跑出二道门，那里是一片空场。寒假没有两天就要结束了，我们得抓紧假期最后的尾巴，尽情地在这雪天里疯玩一场。

当初建我们大院的时候，没有按照老北京传统四合院的规矩，而是在四合院的二道门前，留下了这片非常宽敞





的空场。这显得很是与众不同。听大院的老人讲，我们大院最早的主人原来是想在这里建一座戏台。好家伙，如果建起了戏台，那可是了不得，当年，只有王府才会在自家院子里建戏台的。后来，主人官印渐废，财运日衰，大院拖拖拉拉、断断续续建了好长时间，建到最后，钱紧得越发捉襟见肘，戏台没有建成，才留下了这片空场，便成为从乡下进城送亲戚送货物的马车寄放的地方。马还可以在这里歇息一下，躺下来，在沙土地上蹭蹭痒痒，撒撒欢儿。

虽然已经过去了上百年时间，这里右边的一片还是沙土地，而左边有一座民国时候挖的一个深井似的地洞，成了北京城有了自来水之后安装全院水表的地方。好像当年大院的主人长了后眼一样，有了先见之明，预留下了这片空场，成为今天我们大院内一帮孩子玩耍的天堂。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常到这里的沙土地上踢球，或者跳进水表井里藏起来，玩捉迷藏的游戏，就像电影《地道战》一样，一下子，谁也找不着了。如果到了下雪的日子，我们当然就跑到这里打雪仗，堆雪人。

我就是在这里再次见到他的。那时候，他跟在一个高高个子的女人身后，已经走过大门道，走到了我们大院空场前面。那个女人一手拎着一只皮箱，身上穿着件挺好看的黑呢子长大衣，头上围着厚厚的驼色方格的围巾，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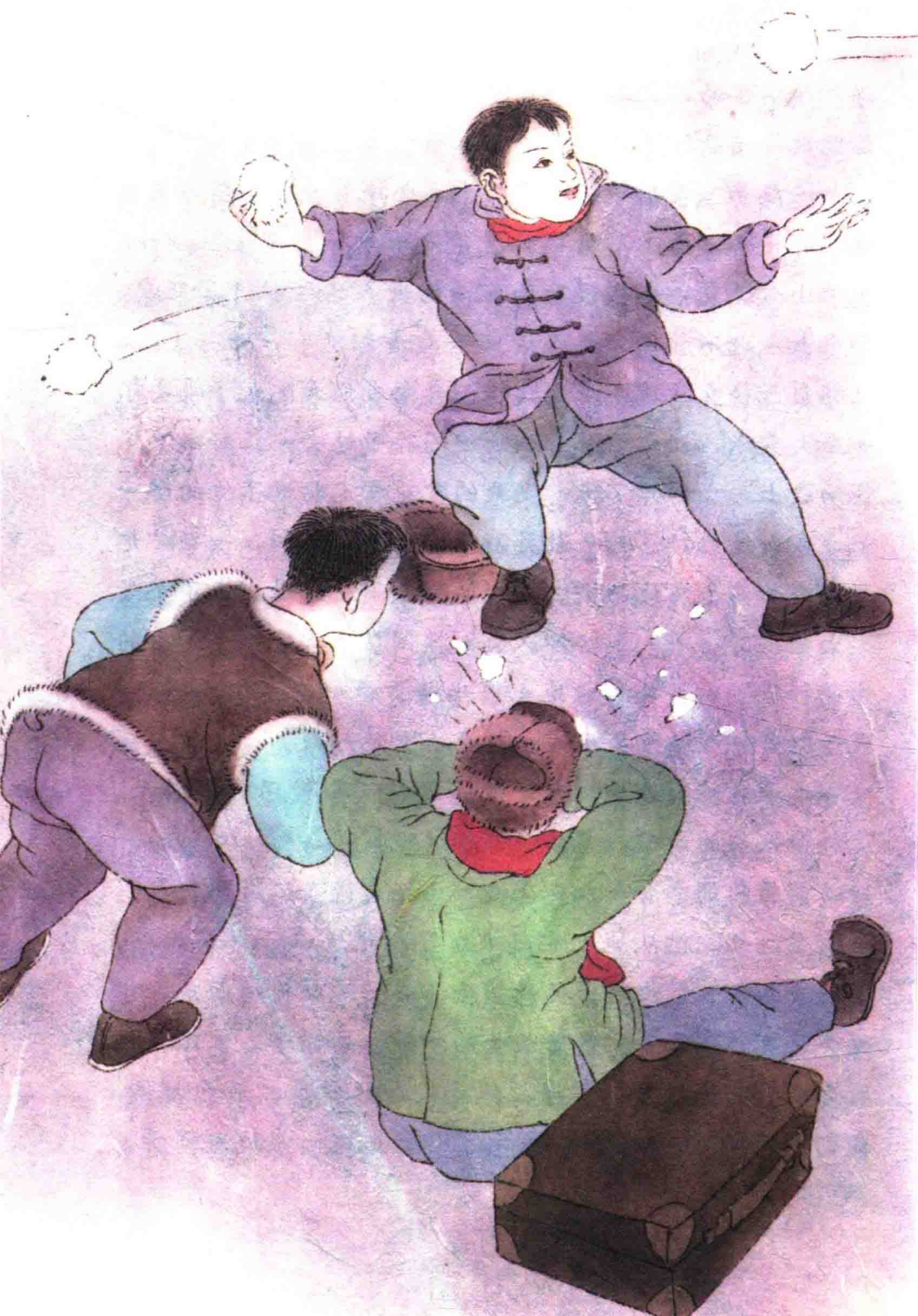
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一双眼睛，显得很冷的样子，我却已经玩得一身汗了。

他戴着一顶护耳朵的棉帽子，也拎着一只皮箱，皮箱很沉的样子，地上有雪，又滑，他一步一趔趄地往前走，步子小心翼翼，走得慢，和前面的女人已经拉开了距离。那个女人也不管他，甚至连回头看看都没有，旁若无人，只顾自己径直往前走。这时候，我向我们大院九子投去了一个大雪球，让九子歪着脑袋一闪躲了过去，正好砸在了他的脸上，立刻开了花，飞溅的雪花肯定钻进了他的脖子里，我看见他打了一个激灵。他根本不会想到，一颗“炮弹”突如其来在他的脸上炸响，脚底下一打滑，来了个老太太钻被窝——一个四仰八叉，摔倒在了雪地上，手里的皮箱被甩了出去，在雪地上像坐着雪橇一样滑出去老远。九子带着一帮孩子拾乐儿一样哈哈大笑起来。

这让我特别尴尬，九子就是这样一个爱恶作剧的人，这样白捡来的乐子，怎么能够放过呢？

前面的那个女人，走得快，已经走进了二道门，身影被影壁遮住。他从地上爬起来，显得很无辜，也很无助，望着我和这一帮哈哈大笑的孩子。我忙跑到他的面前，想说声对不起。尽管他戴着长长的护耳朵的帽子，雪球打在脸上的雪花还没有抖落净，但是，和他四目相对的时候，我们两人的目光都有些惊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了声：





是你！

一个礼拜前，我一个人偷偷跑到后河沿滑野冰。那时候，前门老火车站还在，明城墙还在，城墙南面的护城河也还在，夏天水大的时候，蜿蜒的河水向东流向东便门，再流出二闸，可以一直流到通县，和京杭大运河相连。有河水的地方，总会很漂亮，而且是我们孩子的乐园。我们可以到河边的草丛中摘野花，捉蚂蚱，找蟋蟀或七星瓢虫。在下雨之前，去逮红眼蜻蜓，那时候，我们管它们叫“老憨儿”，因为在下雨前气压降低的时候，它们显得格外笨，像是喝醉酒似的晕乎乎地飞，特别“老憨儿”，特别好逮，一会儿的工夫，就能够逮住好多只红眼蜻蜓。当然，最好的时候，是夏天和冬天，我们可以到那里游泳滑冰！尽管父母和老师一再冲我们嚷嚷，不许到那里游野泳，滑野冰，甚至威胁我们，要用鞋底子把我们的屁股打成八瓣，甚至要给我们处分，还是抵挡不住河水对我们的诱惑。

出我们大院往西走几步，穿过北深沟胡同，就到了后河沿，很近的道。之所以我一个人偷偷跑到那里滑野冰，是因为九子和大院里好几个孩子，在什刹海的正规冰场上已经学会了滑冰，滑得很利索，常在我面前显摆，说什么来年再放寒假，他们的家长同意了，就能够给他们买正儿八经的冰鞋了。我可不想落在他们的后面。从放寒假之





后，我已经偷偷跑到那里滑了好几次了。寒假快完了，想利用这最后的日子赶紧把滑冰学会了，希望冬天再一次到来的时候，我也能买一双正儿八经的冰鞋。谁想到，节气毕竟已经入春了。护城河的冰已经很薄，表面上看不出来，却暗藏杀机，不知在哪个地方，一脚踩下去，冰就像小孩呻吟着，吱吱地裂开，然后咔嚓一下掉下一大块，露出黑乎乎的水来，张着一张吓人的大嘴，把人给吞了进去。

那天，我就是这样被突然裂开的冰面吞进了水里，冰冷如刀的水，一下子糊住我的眼睛，呛进我的嘴里。连冻带吓，不顾一点儿脸面了，我蹬着双腿，没出息地大声喊叫起来：救命呀！救命呀！

就是他把我救了上来。一块冰块裂开，就像起了连锁反应一样，四周的冰面都开始像碎玻璃一样咔嚓响。他不敢往前跑过来靠近我，不过，他很机灵，在旁边找到一根长树枝子，把树枝子伸向我，把我从刺骨寒的冰水里拉了上来。我的冰鞋还在水里漂，虽然是我自制的土冰鞋，不过是在木板下安了两根粗铁丝，也是我好不容易做的呢。我可舍不得就让它们在冰冷的河水里打转，然后被河水吞噬掉，想用树枝子够它们。刚回身，就被他一把拉住，厉声向我喝道：你不要命了！便拉着我的胳膊，不容分说地拉着我跑到了岸上。他的手真有点儿劲儿，一把小钳子似的，

隔着绒衣，掐了我的胳膊上一道深深的血印。我还没有来得及谢他，他已经转身走了。我朝着他的背影喊了他几声，他没有理我，也没有回头，就像做好事不留名的英雄一样，走远了。那一刻，我心里充满感动和敬佩，也有几分后怕。

现在，我在我们大院子里又见到了他。真的很有缘。为了表示雪球不幸打中了他的歉意，也表示上次他救了我的谢意，我赶紧跑到皮箱前，想帮他拎箱子，那箱子里不知装了什么东西，死沉死沉的，根本抬不起来。他走了过来，用两只手把箱子抬了起来。我忙说：我们一起抬吧！他没有反对，我帮助他一起把箱子抬过二道门。

过了影壁，刚往前走了几步，他停了下来，目光有些恍惚，望着院子里陌生的一切，前面大片大片的雪花还在飘飘洒洒。我们一起把箱子放了下来。我问了他一句：你找哪家？他说了句：方家。我知道了，是方老师家，对他说：在后院，我带你去。便和他一起又把箱子抬起来，费了老鼻子的劲儿，一直抬到后院，刚迈进月亮门，看见我们大院房东徐先生的太太方老师，正急匆匆迈下台阶，迎面走来，什么话也没有说，从我们的手里接过了皮箱。皮箱易手的那一瞬间，方老师投过来一种异样的目光，在他的脸上停留了一会儿，虽然不易察觉，我还是看到，那一瞬间，我不明白是为了什么，感到很奇怪。我看到那一刻



红脸儿



他垂下了眼睛，望着地上，地上是一片已经被人踏平变得结实冰硬的雪。

这时候，我才发现，他的帽耳已经被风吹了起来，他的左脸颊靠近眼睛的地方，有一块小拳头大的红痣。在那个下雪天里，映衬得这块红痣像是从雪地里跃出来的一只豹子，突兀地闯入我的眼睛里，吓了我一大跳。

一个星期前救我的时候，我光顾着紧张，他走得也匆忙，我竟然没有注意到这块红痣。就是刚才和他一起抬皮箱的时候，我也没有注意。现在，这块红痣，像是烧红的烙铁烙在脸上，又像是被人一拳打了个乌眼青，从眼角处蔓延下来，一直到耳边，也许是天冷，冻得像猪肝一样酱紫色，一下子非常醒目，甚至有些吓人。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大的红痣，人家的红痣，也就是一点儿，顶多是一小块，他的这块红痣居然像火烧红了半张脸。

第二章

九子给他起了外号“红脸儿”

我们大院子里住的人实在太多，三个大院，外带一个跨院，还有东西厢房各长长的一溜儿，结构也太复杂。我得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大院。

我们大院是有名号的，在老北京的历史上也是数得上来的。最初建时叫粤东会馆，现在，在二道门后的影壁的右侧，还立有一座青石碑，上面刻有工整的楷书，记着它的历史。那是建这座粤东会馆时立下的。只是多年的风吹雨淋，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不过仔细看，还是可以辨别得出，它是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当时旅京的广东同乡共同出资建得的，当属北京年头最早的一拨会馆。当年锦州总兵袁崇焕在广渠门激战金军，不料背后让人捅了一刀，崇祯皇帝偏偏听信了这小人谤言，袁崇焕被诬陷而在菜市口斩首，袁崇焕的头颅，最早就是广东乡亲偷偷埋在粤东会馆里的。袁崇焕无疑给最早的粤东会馆抹上了最





光彩也最神奇的一笔。即使几百年过去，袁崇焕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大院里的街坊们已经不大清楚了，但是，都还说大院里是有一尊真神在保佑着老人健康长寿，小孩上学成才，妇女生育满堂，男人赚钱发财，总之，是这尊真神保佑大院里所有的人，都能够没灾没病，没有怨恨，不计冤仇，相亲相近，平平安安。

我们大院是一个三进三出的大四合院，街旁的高台阶上，两大扇黑漆木门，两侧各有一扇旁门，虽然破败，但基本保留着当年的风范。大门内足有五六米长的宽敞过廊，我们叫它大门洞。过廊里有一间大房子，有门无窗，是当年的门房，后来住着炸油饼的牛家，朝南开了一扇窗子。过廊外便是宽敞的空场，空场的东边一侧，有一个自成一统的小跨院，小跨院里，一排三间倒座房，想应该是当年乡里一些赶马车的下人住的地方，现在住着九子一家。

然后，看到的是二道门、影壁和石碑。以前老北京人常说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是讲究的四合院才有的，它的两边是灰白色骑着金钱瓦的院墙。迈过二道门上下几阶台阶，绕过影壁，往里走，是以坐南朝北正房为中心的三座套院，原来各有朝东的一扇木院门，前两院为方形门，后院为月亮门。不过，时间过去太久，我家搬来的时候，只有后院院门和残破的院墙还在，前两院早都

没有了。我家住着三间东厢房，紧挨着房东徐先生的后院，我家的房门正对着后院的月亮门。

后院种有三株老枣树，不仅在全院最打眼，在我们整条老街都出名得很。我们大院，后来搬进来的人越来越多，盖起不少新房子，为此砍掉了好几棵大树，就是没人敢砍这三棵枣树。据说这是建院子前就有的老枣树，在枣树的下面，当年袁崇焕袁总兵的头颅，就是埋在了这里。谁敢砍掉枣树？老枣树和袁总兵一样，都是我们大院驱患震灾的神呢。

这三棵枣树到底年头有多悠久，谁也说不清，但别看它们老，精气神儿却很足，结出的枣特别甜。秋天枣红的时候，我们大院的孩子常爬上房顶，在上面溜儿小跑，顺着房顶跑到后院，然后跳上枣树，摘枣吃。九子个儿大，气力大，胆儿也大，会像猴子一样爬到树尖儿上，使劲儿地摇晃树枝子，那树尖儿的枝子很细，被他摇晃得弯了腰，随时都有折断的可能，常会有老街坊冲着树尖儿骂九子：你这个臭小子不要命了？看你爸爸不把你屁股抽成八瓣！越是这样骂，九子越来情绪，越是在树尖儿上使劲儿地摇晃着树枝，身子随树枝左右摇晃着，幅度很大，像打秋千，得意得很。树上的枣，像下了红雨一样，噼里啪啦地落了一地，有的枣会砸在我们的脑袋上，砸起一个个的包，却依然阻挡不住我们满地抢枣的热情和大呼小叫。





有些好事或者是生怕我们踩漏了他们家房子的街坊，会讨好似的对徐先生或方老师说：您得说说那帮半大小子，不能由着他们的性子这么闹！这帮小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会蹬着鼻子上脸的！徐先生和方老师，听完之后，都会笑笑，说着大同小异的话：都是孩子，让他们玩去吧！事后，那些多嘴的街坊会在背后嘀嘀咕咕地议论：咳！也难怪他们心疼孩子，谁让他们两口子没孩子，才这么稀罕孩子呢！

我们大院几经易手，主人换了不知多少茬儿，已经是越来越破败。别看院子破，却是驴死不倒架，因为所处的位置不错，紧靠着前门楼子、前门火车站和大栅栏、鲜鱼口，衣食住行，外带看戏，都非常方便。徐先生从上一个房东手里买下整个大院，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前，那时候，兵荒马乱的，主人想去香港避难，急于出手，徐先生就低价把院子买了下来。那时候，徐先生是一家银行的行长，深知政府发行的钱票子会越来越不值钱，早想把这钱票子变成实物，心里才踏实，阴差阳错中，算是捡了一个漏儿，落下了这一处房产。

北京城和平解放以后，徐先生没有了工作，他倒也不埋怨。偶尔靠翻译一些东西赚点儿小钱，其他便是靠太太方老师在一所小学里教书赚的薪水。他家有台浑身趴着好多小蝌蚪一样的按键的打字机，在我们大院可是新鲜玩意